

駁

案

彙

編

安徽司

一起爲臬報事會看得南陵縣民戴節聽父戴遐  
主使毆傷胞兄戴悌身死一案先據安徽巡撫  
張楷疏稱戴遐生有四子長戴孝早故次戴悌  
三戴忠四戴節久已分爨素好無尤戴悌悍惡  
忤逆不孝先于雍正十年間毆打其母告官有  
案後霸占膳田復毆其父經親戚勸戒至乾隆  
四年九月戴悌管理公堂私用田價并侵虧田  
租族衆理論戴遐令戴悌贖田還租并欲將公

乾隆四十二年

二月本部議覆

江蘇巡撫楊魁

具

題孫謀等毆傷父

孫向文並咬傷

手植案內必奏

諭定例詳載卷二

十八呈呈孫性

越府遺案

堂自管戴梯輒欲毆父并令妻兄丁祝丁度打  
 毀什物致戴退夫婦控縣枷示戴梯免族勸處  
 立字認罪改惡寫田一畝抵還田價租穀并認  
 賠什物戴退聽從稟縣釋放戴梯放枷之後田  
 不撥出什物不賠戴退復行稟究時值歲暮因  
 候開印戴梯見官法未及愈肆狂逆十二月十  
 八日戴退向索租穀田價戴梯口出打死你之  
 語戴退氣忿莫釋于十九日晚密囑戴節跟隨  
 幫打并取扁擔付戴節執持自持擔件往毆戴

節恐傷其父隨攜扁擔尾後同父在厠屋潛同  
適戴梯肩挑熱糟水而來戴梯之子戴希執燈  
在前照路戴遐執持擔杆向擊打及戴梯肩挑  
扁擔戴梯驚喊歇下糟桶戴遐恐被同毆隨命  
戴節毆打戴節聽從父命以扁擔毆去適中戴  
梯腦後戴梯向前一撲戴節復毆其右耳致傷  
耳根耳竅連及耳後戴梯被毆倒地拋翻糟水  
泡傷右手腕等處次日殞命屢審不諱將戴節  
依弟毆胞兄至死律擬斬立決等因具

題查子毆父母律應斬決該撫疏稱戴悌先于雍正十年間毆打其母伊父戴遐曾告官有案後霸占膳田復毆其父有載遐親戚勸解可證則戴悌係兩犯斬決之罪不可一刻姑容于人世但情偽未得其真若毆父一案或係鄉愚無知聽從親戚勸解未經發覺前次毆母之案業經告官該縣何得任意以枷責完結竊恐戴遐祖護幼子欲寬其殺兄之罪妄加死者以不孝之名任意捏飾官吏人等賄囑扶同一切案卷口

供俱不可信如果疏內所稱一字不虛卽戴節  
奉父之命毆打應行立決之逆子豈得與弟毆  
胞兄至死之案同科承審各官未能揆情度理  
以副明刑弼教之職非係率取謊供卽係錯會  
律意事關立決重案難容率結應令該撫另行  
確審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  
該撫疏稱戴退次子戴悌迭肆忤逆忿令四子  
戴節毆傷致死並無別情查閱卷宗戴悌之忤  
逆不孝迭有案據並非戴退袒護捏飾戴悌肆

忤無忌毆父毆母誠不可姑容于人世緣戴悌  
乃戴節胞兄毆兄至死律應斬決並無聽從父  
命毆兄至死作何治罪之文是以仍按律擬斬  
今蒙指駁戴節聽從父命毆打應行立決之子  
不得與弟毆胞兄至死惡逆之案同科誠弼教  
明刑衡情定斷之至意原未可拘于律例致失  
平允將戴節照潘必基成案改擬枷責等因具  
題前來查康熙四十年四月內刑部會議東省題  
潘必基刺死胞兄潘必登一案潘必登不養其

向弟查問口袋爭角並夫行毆卽被郁四用鋤  
刀砍傷左腋肋連左肋該縣驗明傷痕甚重是  
郁四刃傷胞兄已屬律應絞決之罪人郁二被  
砍取刀回戳情迫禦兇原與故行殺害其弟者  
有間且查閱原供郁二被砍負痛入室郁四尾  
追至戶郁二恐其再砍情急刀扎係屬拒格情  
形迨府尹覆審供詞始有因遭狠砍並憶前曾  
肆兇頓萌殺念遂向心窩左肋等處狠戳幾刀  
等語而傷單所開心坎一傷僅破油皮並不深



重豈得謂之狠戳至胳膊左肋亦非致命處所  
是前後供詞旣已不符而傷痕與供情亦多矛  
盾况郁四受傷之後尚能跑至自己門首其非  
立扎致斃尤屬顯然以身受重傷之兄扎死一  
罪應絞決之弟乃舍擅殺罪人之條而反坐以  
故殺擬抵之律殊未允協應令該府尹訊明實  
在爭鬪確情詳釋律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  
因題駁去後續據奉天府府尹耀海疏稱當卽  
提犯覆訊郁一堅供實因伊弟郁四用鋤刀砍

傷伊左腋肌後又趕進屋內郁二懼其再砍隨  
順手取菜刀回砍致傷其心坎等處郁四跑回  
郁二亦卽歇手進屋倒炕暈迷實無有心欲殺  
伊弟情事矢口不移查郁二憶及前曾肆兇狠  
戳之供實因駁詰順口混供而被砍負痛入室  
又因郁四尾追至戶恐其再砍情急刀扎及核  
郁四屍傷心坎僅破油皮胎膊左肋傷非致命  
處所况當受傷之後尚能走至房門其非有心  
立扎致斃毫無疑竇是郁四砍傷胞兄已干絞

決之條郁二戮死胞弟乃屬擅殺應死之人將  
郁二依律擬杖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府尹所題郁二改依罪人本犯應  
死而擅殺者杖一百律應杖一百折責四十板  
等因乾隆二十八年五月初二日題初四日奉  
旨依議欽此

江蘇同

一起爲叩賜驗究事會看得吳江縣民張鼎玉刃傷胞叔張茂加一案先據蘇州巡撫陳宏謀咨稱緣張鼎玉係張茂加期親服姪張茂加因父兄張永加早喪與嫂蕭氏同居張鼎玉向有祖田一畝三分出頂與張永加耕種得頂價銀三兩張永加故後張茂加接種張鼎玉因貧難度陸續向張茂加找索貼銀三兩零乾隆二十六年八月張鼎玉之用先向張茂加索銀不允是

晚携刀赴田公葉遇見蕭氏復向借錢爭吵張  
茂加聽聞出而罵罵張鼎王用手挺撞張茂加  
氣忿揪住張鼎王髮辨在牆邊碰張鼎王爲痛  
不能掙脫情急用手執菜刀向上嚇戳致傷張  
茂加咽喉經張茂加之妻嫂錢氏楊氏拉住張  
鼎王奪刀投保解縣驗審供認不諱查律載姪  
毆胞叔刃傷者擬絞立決辜限內醫治平復減  
一等杖一百徒三年保辜限期原統凡人親屬  
而言雖未載有卑幼毆尊長限內平復不准減

等之文亦無因刃傷卒復別有加等治罪之條  
既已醫痊似當酌量辦理惟是刃傷胞叔有關  
倫紀未便照常人減等張鼎玉應照其律某例  
加減之例依姪毆叔刃傷絞決限內醫痊卒復  
減二等杖一百徒三年酌加一等杖一百流二  
千里似足蔽辜等因咨達前來查律內卑幼犯  
尊但毆卽坐執刃趕殺期親尊長雖未傷亦于  
充軍若刃傷伯叔則不論輕重概擬絞決至于  
保辜之律雖統凡人親屬而言而例內卑幼毆

小功以上尊長辜限外身死仍照本律定擬斬  
決夾發聲明其刃傷期親尊長限內平復保辜  
律例內所以不另立科條者原因犯尊本律載  
有但毆卽坐不分別輕重之文且執刃趕殺期  
親尊長並未致傷者尚應擬軍則已經刃傷者  
自應縲首是以毋庸更爲分晰此案張鼎玉因  
向伊孀蕭氏借錢爭吵被伊胞叔張茂加斥罵  
並揪其髮辮在牆邊碰該犯情急圖脫用菜刀  
戳傷張茂加咽喉自當將張鼎玉依律絞決乃

該撫因張茂加傷已平復輒照尋常鬪毆限內  
平復之例酌量加等擬以杖流與律文條例兩  
不相符事關倫紀生死不便遽行議覆應令該  
撫詳核案情照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咨  
駁去後續據蘇州巡撫莊有恭疏稱查張鼎王  
刃傷胞叔張茂加按律原應擬絞因傷係限內  
平復是以議減杖流今准部駁以卑犯尊不准  
照尋常鬪毆限內平復之例擬減張鼎王應改  
照姪毆胞叔刃傷亦絞律擬絞立決仍聲明情



節聽部夾簽等因具

題前來張鼎玉應如該撫所題合依姪毆胞叔刃  
傷者絞律擬絞立決再該撫疏稱查定例卑幼  
毆小功以上尊長如罪應斬決者雖死于辜限  
之外仍照本律定擬臨時酌量情節夾簽聲明  
等語例稱小功以上原兼期服在內是卑幼毆  
傷期親死于辜限之外尚邀酌量情節夾簽聲  
明今張鼎玉刃傷期親服叔張茂加因扭砸情  
急圖脫嚇戮致傷並非逞兇有心欲毆且于辜

限內傷已平復較之受傷後辜限外身死者情節更輕附疏聲明聽部夾簽等語查夾簽之例係專指死于辜限之外者而言若刃傷期親尊長限內平復應照本律擬議與奏定夾簽之例未符該撫援照聲明之處應毋庸議惟查乾隆七年臣部審擬正黃旗蒙古護軍常保住刃傷胞兄張保住一案以常保住因兄張保住娶媳前往幫忙張保住嗔其來遲輒持棍趕毆情急用刀架格適傷張保住左手腕傷已平復與有

意刃傷胞兄者有聞臣部議請量爲未減改擬絞候于疏內聲明請

旨定奪奉

旨常保住改爲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欽遵在案今張鼎玉因胞叔張茂加揪其髮辮在墻連碰情急圖脫用所攜菜刀嚇戳致傷業經平復核其情事似與常保住之案相同可否量減改爲擬絞監候之處恭候

欽定等因具題奉

卿議奏欽此<sub>臣</sub>等查張鼎玉因乏用向伊嫡祖母借錢爭吵被胞叔張茂加斥罵並揪其髮辮在牆邊碰該犯負痛不能掙脫情急用所執芻菜之刀向上嚇戳適傷張茂加咽喉傷已平復核其情事與有意逞兇刃傷胞叔者尚屬有間似可量從未減應將張鼎玉改爲擬絞監候秋後處決等因乾隆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題二十二日奉

旨張鼎玉改爲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江蘇司

一起爲據實呈報事會看得睢寧縣民張廷文毆  
推期親伯母張孫氏致氏氣忿自噎致傷身死  
一案先據江蘇巡撫莊有恭疏稱緣張廷文與  
伊伯母孫氏服屬期親素無嫌怨乾隆二十八  
年三月張廷文酒醉率驢飲水脫韁走踐孫氏  
麥地張孫氏見而趕打張廷文拉住罵驢孫氏  
疑爲詈已見張廷文酒醉未較往訴堂姪張廷  
藍勸歸四月初一日早張廷藍往詢張廷文欲

令服禮正在講論孫氏親至理論張廷文以孫氏尋聞聲言任憑吵打孫氏怒其衝撞向門碰頭致傷右額顱張廷藍卽掌批張廷文頸脖勸扶孫氏前行因孫氏之子張廷賓聞鬧看母途遇張廷文嫡嫂王氏攔阻張廷賓疑其庇護拳毆王氏右腮挾王氏扭結張廷賓又拳毆王氏左太陽張廷藍見毆急往勸解孫氏怒氣未息又回至張廷文門首吵鬧張廷文聞聲出視適孫氏至前用頭觸碰張廷文不及躲避用拳推

抵致傷孫氏左眼胞孫氏復用頭撞碰張廷文  
又用拳抵推致傷孫氏左鼻竅相連人中上唇  
孫氏被傷愈忿恚地聲喊不如速死自向門檻  
碰頭致傷左額顱復經張廷藍扶起勸歸稟縣  
驗傷醫治不痊延至初七日因磕傷殞命報縣  
驗明孫氏左鼻竅連人中上唇一傷已經平復  
餘傷如故審供不諱查張廷文拳掌毆推孫氏  
眼胞鼻竅相連人中上唇均非致命處所惟孫  
氏左額顱係致命重傷由自磕所致孫氏死由

于磕而非死于毆似未便竟以毆律定擬但孫氏之氣忿自磕由于張廷文之毆推審辱所致衡情定罪正與威逼期親尊長致死之律義相符張廷文除毆推伯母輕罪不議外合依卑幼威逼期親尊長致死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查此案張廷文因驢踐踏伊伯母孫氏麥地經孫氏見而趕打張廷文輒逞醉混罵孫氏因其酒醉未較次日前往理論張廷文復用言衝撞以致孫氏忿怒用頭向碰該犯固顧尊長



膽敢用拳連抵孫氏左眼胞並鼻竅連人中上唇等處致令孫氏忿極滾碰門檻致傷額顙殞命核其情事孫氏之死實係張廷文抵毆推跌以致碰斃自應依毆殺伯母律問擬斬決乃該撫因兇犯張廷文供內有孫氏滾地自碰一語輒將毆死伯母之悖逆兇徒照威逼致死律擬以絞候不惟案犯供情原有未確即使自碰屬實而張廷文旣已連抵孫氏眼胞鼻竅等處則其滾地自碰重傷亦由該犯兇逆毆激所致與

威逼自盡之律義迥不相符倫紀攸關未便率  
覆應令該撫再行詳細究明按律妥擬具題到  
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疏稱查張孫  
氏額顱一傷攸關致命既經歷審不特張廷文  
堅稱孫氏係滾地自碰並非抵毆推跌所致卽  
見證張廷藍屍子張廷賓亦各質供相符其爲  
滾地自磕殞命而非推跌碰斃已屬明晰雖張  
廷文罔顧尊卑肆行推抵致令孫氏氣忿自磕  
殞命固難寬縱第孫氏之死究由自傷與毆死

者有間情稍可原將張廷文改依毆伯母致死  
斬律量爲未減擬斬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張廷文合依姪毆伯叔父母至死者斬決  
律擬斬立決查張廷文毆傷期親伯母孫氏眼  
胞鼻竅等處致孫氏忿激滾碰殞命事屬毆傷  
致死應將該撫所請量減爲擬斬監候之處毋  
庸議等因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題初  
四日奉

旨張廷文著卽處斬餘依議欽此

福建司

一起爲稟報事會看得寧化縣民邱縣等謀死邱  
一佛移屍圖害一案先據福建巡撫定長疏稱  
緣邱一佛係邱縣胞姪邱縣胞兄邱簡在日將  
黃泥坑之田賣與同族邱魯契載回贖迨邱簡  
歿後邱縣於乾隆二十七年向邱魯找價邱魯  
以田係邱簡之業現有伊子邱一佛邱干佛不  
應邱縣索找邱縣復向取贖邱魯亦不允從邱  
縣不甘卽於九月十四日夜將邱魯田稻盡行

害毀控縣將邱縣責處邱縣懷恨欲將已成廢  
疾之姪邱一佛致死移害商之邱地當經邱地  
勸阻復私向邱一佛說知邱一佛畏懼隨即往  
外求乞至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始回三十  
年八月二十七日邱縣復向邱地商謀必欲致  
死邱一佛圖害懇邱地往騙邱一佛盜割田稻  
即可就田中處死倘詐得銀兩願與平分邱地  
貪利聽從隨往約邱一佛偷割李七坑田稻邱  
一佛欲邱地同往邱地許其偕行二十八日邱

縣邱地候至更深邱一佛身纏布袋率弟邱于  
佛同至邱縣手持扁挑腰繫叉口邱地手持竹  
槓出村行至米頭寨邱縣用扁挑從邱一佛背  
後打去致傷邱一佛左後肋倒地墊傷左肱膊  
邱一佛喊叫邱縣恐人聽聞復將血一佛咽喉  
用手格住邱一佛趕至看見急向查問邱縣不  
許開口邱縣見邱一佛身不能動甫經鬆手忽  
聽邱一佛咽喉響聲邱縣卽於邱地手內奪過  
竹槓壓住邱一佛咽喉兩手按住一頭令邱地



睦有意執持兇器故行殺害者擬絞監候等語  
此案邱縣因故兄邱問之田賣與邱曾該犯向  
其我贖不允卽與邱地商將胞姪邱一佛致死  
移害邱地往騙邱一佛至田該犯遂用扁挑將  
邱一佛打倒復用槓按壓其咽喉立時斃命細  
核案情邱縣意在圖賴雖與爭財奪產及素有  
讐隙者不同但以我贖不遂輒將殘廢胞姪蓄  
意謀死是其貪詐兇殘在尋常故殺卑幼中情  
節實屬較重自應量爲比擬以儆兇暴而重倫



常若僅依圖願本例擬軍改遣殊屬未協應令  
該撫詳核案情照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邱地  
應如該撫所題依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擬絞監  
候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疏稱除邱地牢固  
監候外查邱縣殺死胞姪邱一佛意圖贖兄遺  
產索我田價雖與爭財奪產及素有仇隙者有  
間但以我贖不遂微嫌忍將殘廢胞姪蓄意謀  
死是其貪詐兇殘與尋常故殺卑幼實屬較重  
前擬遣戍似未允協自當量爲比擬以儆兇殘

將邱縣改照伯叔爭姪財產執持兇器故行殺  
害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邱縣應比照伯叔爭姪財  
產有意執持兇器故行殺害者絞例擬絞監候  
秋後處決等因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題二十日奉

旨邱縣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江蘇司

一起爲報明事會看得與化縣民黃大本聽從伊  
母戴氏幫鎖伊兄黃大朋勒死一案先據署江  
蘇巡撫高晉疏稱緣黃大本隨母戴氏務農爲  
業長兄黃大朋妻亡產廢流蕩爲匪乾隆三十  
四年正月初七日夜黃大朋行竊葛立安家銅  
杓鐵罐等物初八日携賊出變被葛立安撞獲  
奪賊毆傷經嚴元朗送回倒卧草鋪之上適黃  
大本輪值庄保葛立安交賊轉報戴氏恐黃大

朋潛逃拖累隨取鐵鍊令黃大本捺住兩手將黃大朋鎖項拴于鋪旁柱上初九日有堂叔黃國祥以黃大朋犯竊報官碍族顏面懇葛立安免報并詢明黃大朋不再爲匪代寫伏詞勸戴氏開放黃大朋隨同將原贓伏詞交葛立安收執而回是夜黃大朋仍卧草鋪黃大本戴氏亦往後屋就寢後復慮黃大朋放出爲匪仍欲鎖錮隨卽起身往騎黃大朋兩脚黃大朋亂蹬戴氏欲用綿帶瑤縛其足喊令黃大本幫按黃大

本睡起以黃大朋既愿改過跪求免鎖戴氏不  
從黃大本無奈將黃大朋兩脚按住戴氏用帶  
縛足仍將黃大朋鍊鎖戴氏令黃大本先睡將  
黃大朋訓誨黃大朋恨鎖罵戴氏毆其後肋  
一拳黃大朋輒以放火殺人連累伊母不得好  
死之言咒罵戴氏忿恨頓起殺機遂騎黃大朋  
身上壓住兩手將黃大朋頸內鐵鍊收勒黃大  
本睡熟不及救阻登時殞命查黃大朋係黃大  
本胞兄戴氏令黃大本幫同鎖禁雖彼時尚無

五十二卷  
三十三卷  
三十三卷  
致死之心但黃大朋究因先被幫同鎖縛以致  
不能掙脫被母勒斃倫紀攸關未便輕縱將黃  
大本照弟毆胞兄死者不分首從皆斬律擬斬  
立決戴氏依故殺子孫律杖六十徒一年等因  
具

題前來經臣部細核案情黃大朋行竊被獲伊母  
戴氏訓斥不服起意致死至黃大本年已十六  
並非不知人事之時伊母將伊兄釋放後復欲  
鎖錮該犯既被喚起聽從母命幫同鎖縛豈有

安然復行先睡之理且房屋前後兩層聲息可  
通戴氏勒死黃大朋時黃大朋豈甘心就死毫  
無聲響而黃大本亦竟全無知覺一非情理如  
黃大本窺破伊母欲殺其兄任聽施爲故作睡  
熟則其幫同鎖縛卽屬有心于犯自應立置重  
典若果戴氏僅令黃大本幫同按捺彼時尚無  
致死之心黃大本于鎖禁後卽行睡熟則黃大  
本僅知伊母鎖禁其兄不能逆料其母有殺兄  
之事與當場目擊致死者不同又未便將黃大

本照弟毆胞兄致死律定擬事關重辟碍難率  
覆一令該署撫再行研訊實情按律妥擬具題  
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署撫疏稱覆  
提犯證逐加究詰據黃大本供伊睡後被母喚  
醒披衣而起聽從母命將伊兄幫按鎖縛之後  
伊母見其衣褲均未穿好身發寒戰促令先睡  
彼時實不料其母有致死其兄之事故聽從先  
睡並無別情且黃大朋先被事主毆有重傷又  
鎖縛兩晝夜未給飲食身已軟弱不能掙扎乘



其斜仆在地騎壓其身從項後搶其繫項鐵繩用力扣緊黃大朋卽欲叫喊咽喉業已氣閉是以不能聲響黃大本進房先睡至伊母致死伊兄之時相距已有更餘黃大本又因連夜未睡以致上床卽行睡熟故未聽聞委無窺破伊母欲殺其兄任聽施爲故作睡熟之事反覆究詰矢供如一查戴氏令黃大本幫同按捺彼時尚無致死之心後卽睡熟不能逆料其母有殺兄之事誠如部駁與當場目擊致死者不同前將

黃大本照弟毆胞兄至死律定擬實有未協但  
黃大本先後聽從母命按捺伊兄手足任母鎖  
縛原駭黃大朋兩手腕各有搭傷卽與毆傷無  
異黃大本合改照弟毆胞兄傷者律擬徒等因  
具

題前來查此案先據該署撫將黃大本照弟毆胞  
兄至死律擬以斬決具題經臣部以黃大本如  
窺破伊母欲殺其兄任聽施爲故作睡熟則其  
幫同鎖縛卽爲有心于犯自應立置重典若里

戴氏僅令黃大本幫同按捺彼時尚無致死之心則黃大本僅知伊母鎖禁其兄不能逆料其殺兄之事與當場自擊致死者不同又未便將黃大本竟照毆兄致死律定擬是以駁令詳究妥擬今該署撫既經審明黃大本實不知伊母有致死其兄之心因其聽從母命按捺伊兄手足原駭兩手各有搭傷將黃大本改照弟毆胞兄傷者律擬以杖徒臣等查黃大本既不知伊母有殺兄之心其幫同鎖縛雖未便遽律以殺

兄斬决之罪但黃大本幫母縛兄之後遽先就  
寢以致黃大朋無人救護被母勒斃若僅照毆  
傷胞兄律擬以杖徒亦覺情浮于法臣等酌議  
將黃大本于徒罪上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  
戴氏仍照原擬完結等因乾隆三十五年二月  
二十日題二十二日奉

旨依議欽此

# 湖廣司

一起爲報明事會看得襄陽縣審解張士義毆傷胞弟張士智身死一案先據調任湖北巡撫梁國治咨稱張士義同胞兄弟四人長張士仁次張士義三張士禮四張士智素好無嫌伊父張繩宗物故其母趙氏將家產按股均分因張士智並無房屋即將所有木植一座給令自行蓋造乾隆三十五年三月十四日張士智起屋搬運木植並將張士義曾在河下撈獲木植一根

一併搬去十五日張士義往討張士智不肯給  
還兩相爭論經張士仁張士禮勸令張士義將  
木植搬回十七日早張士義携鐵鋤出門鋤地  
由土井邊經過適張士智在彼汲水卽斥張士  
義不應搬回木植張士義復與爭論張士智卽  
行辱罵一面彎身汲水張士義氣忿走至張士  
智背後用鐵鋤打傷右耳根張士智倒入井內  
揚頭仍行混罵張士義又用鐵鋤打傷張士智  
頂心偏右當時殞命張士義撈救不起潛逃回

家比張士智之妻錢氏因夫未回邀同張士禮  
往井查知報驗通詳飭審詳解覆訊無異張士  
義合依毆期親弟至死者照本律滿徒加一等  
杖一百流二千里例等因咨部經臣部查例載  
故殺期親弟妹照故殺大功弟妹律擬絞監候  
其毆期親弟妹至死者照本律滿徒加一等杖  
一百流二千里等語是毆殺與故殺罪分生死  
不容混淆此案張士義於井內毆死胞弟張士  
智之處查井圍圍圓二丈三尺深五尺張士智

在井邊汲水張士義走至背後用鐵鋤打傷張  
士智右耳根倒人井內張士智已命懸呼吸乃  
張士義不行撈救反因其揚頭混罵復用鐵鋤  
打傷張士智頂心偏右當即殞命查閱各傷俱  
深至抵骨其爲有心致死情節顯然該撫將張  
士義依毆死胞弟例擬流殊未允協應令該撫  
另行確審妥擬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續據  
該撫稟咨稱覆訊張士義弟兄平日本屬和  
好偶因木植爭論且已搬回並無讐怨可知祇



因張士智見而復理前說襲罵張士義一時氣忿始用鋤打傷右耳根時張士智雖身落卞井水止二尺有餘當卽翻身站立因張士義在于井上張士智站在井內是以揚頭向上混罵張士義因其目無兄長又隨手用鋤打傷頂心偏右並非命懸呼吸淹在水內揚頭復又毆打至兩傷深重委係失手並非有心致斃張士義應仍照原議杖流等因咨部又經臣部查此案張士義於井內毆死胞弟張士智之處以張士智

不應多搬木植一根既係費起貲財業經張士義前往吵鬧搬回迨後張士智在井邊汲水見兄理責張士義卽猝至背後乘其彎身用鐵鋤打傷致命耳根以致倒入井內傷深抵骨已足致斃潛身背後豈爲無心且無論井水深淺而身墮井下勢已危急乃以井下負有重傷之人張士義復持鐵鋤從上狠擊致命頂心立斃其命查閱供招兩次傷俱抵骨豈得藉詞失手該撫仍照前擬杖流究與案情未協碍難據咨率

覆應行再令該撫虛衷研鞫務得實情按例妥  
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續據該撫陳  
輝祖疏稱行據署襄陽縣知縣牛兆奎審明張  
士義將起意致死供認不諱遵駁改擬招解臣  
親審無異將張士義改依故殺期親弟妹例擬  
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張士義合依故殺期親弟  
妹照故殺大功弟妹律擬絞監候例應擬絞監  
候等因乾隆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題二先

四日奉

旨張士義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欽此

廣西司

一起爲夫死不明事會看得橫州民蒙勝現商同  
伊子蒙相才捆溺胞姪蒙相正身死一案先據  
廣西巡撫熊學鵬咨稱緣蒙勝現係蒙相正期  
親服叔蒙相才係蒙相正大功服兄同居各舉  
蒙勝現之母謝氏在日係蒙勝現供贍原有贍  
租八石乾隆三十五年蒙相正欲將贍田出售  
以致謝氏呈控經前牧訊明租穀仍歸謝氏以  
爲生養死葬之費并將蒙相正責懲結案迨三

十八年五月謝氏身死蒙相正又圖爭分此租  
十二月十八日與蒙勝現角口蒙勝現以葬母  
後始分蒙相正出言罵蒙勝現經投族老蒙  
明珍未向理論二十六日蒙勝現見蒙勝育亦  
訴知前情蒙勝育曾經勸解至三十日將晚蒙  
相正飲入醉鄉回家復與蒙勝現爭分贍租并  
聲言今晚不將贍田分開大家都活不成等語  
與蒙勝現爭鬧拚命適蒙勝育路過聞聲進視  
將蒙相正拉回伊家勸解蒙勝現恐蒙相正轉

回仍欲分租拚命慮遭毒手隨起意乘其酒醉  
易制卽商同伊子蒙相才囑令携帶積索同赴  
塘堦等候蒙相正回家將伊捆縛棄河致死洩  
忿比値蒙相正在蒙勝育家又同蒙勝聚共飲  
歲酒復相勸解蒙勝聚見蒙相正酒醉步履不  
穩遂囑蒙勝育伴送回家走近塘堦蒙勝現蒙  
相才已先在彼蒙相才隨打蒙相正右脇一拳  
蒙相正彎腰聲喊蒙勝現卽將蒙相正隨勢推  
跌騎壓身上蒙相正酒醉被毆仆地不能轉動

蒙勝育近前勸阻蒙勝現堅執不聽卽扯蒙相  
正身穿夾衣爛布塞口先背縛其兩手蒙相才  
用携去籐篾捆其兩脚蒙勝現用繩捆縛項頸  
連肩甲胎膊囑蒙相才穿槓同抬棄河蒙勝育  
喊救蒙勝現用言嚇禁蒙勝育畏伊父子強橫  
奔回蒙勝現與子蒙相才遂將蒙相正抬赴河  
干棄河溺斃蒙勝現恐蒙勝育張揚當赴蒙勝  
育家囑勿洩漏至三十九年正月初二日蒙勝  
育慮及蒙相正之妻陳氏必向伊棧問隨赴蒙



勝現家埋怨蒙勝現當交錢二百文捏作蒙相  
正寄回之錢託蒙勝育轉交安慰陳氏因伊夫  
連日不回遍訪根問至正月二十日于清江河  
下尋獲屍身報經該州詣驗究出蒙勝現蒙相  
才捆溺情事訊供通詳飭審供認前情不諱查  
蒙相正祖母謝氏贍租八石經官審斷作爲生  
養死葬之費謝氏尚未殯葬蒙相正卽爭分贍  
租蒙勝現以葬母後始將贍租分開蒙相正聲  
言若不將贍租分開卽與拚命以致蒙勝現起

意致死查蒙勝現係蒙相正期親服叔此家衅起蒙相正爭分贍租並非蒙勝現爭奪蒙相正財產雖曾經構訟蒙勝現訟未虧屈無仇可挾今蒙勝現因恐蒙相正仍欲分租拼命輒起意謀死應照本律問擬蒙勝現合依伯叔故殺姪者杖一百流二千里律應杖一百流二千里蒙相才蒙勝育分別擬以杖流枷責等因咨部查例載兄及伯叔因爭奪弟姪財產及平素仇隙不睦有意故行殺害者絞監候等語又乾隆十

八年十月初九日秋審

勾到時本部面奉

諭旨嗣後如有圖產謀殺卑幼者自應照例擬絞其  
雖非圖產而殺死卑幼情重者亦應酌量擬絞監  
候秋審時擬入緩決欽此欽遵在案今此案蒙勝  
現之母謝氏原存贍租八石謝氏在日蒙相正  
曾經爭奪謝氏控州斷給謝氏生養死葬之費  
追謝氏病故蒙相正又圖爭分蒙勝現答以葬  
母後始分是此項贍租如果州斷公允則蒙相

正又圖爭分之時蒙勝現卽不應答以葬後始  
分今蒙勝現既有此語則蒙相正亦似有應分  
之產况前經州斷有案則爭分之時何難再行  
控理乃蒙勝現因蒙相正欲圖分產屢次吵鬧  
心懷忿恨輒行起意商同伊子蒙相才乘其酒  
醉謀死洩忿卽屬爭產不睦故行殺害今該撫  
以此案衅起蒙相正爭分贍租並非蒙勝現爭  
奪姪產將蒙勝現照故殺姪本律擬流殊未允  
協應令該撫再行詳審務得實情妥擬具題到

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續據該撫疏稱親提覆  
加研訊據蒙勝現供認前情不諱究詰謝氏贍  
田生爲供養死爲喪費蒙相正實屬無分並究  
明此項田畝價值一十六千文經理謝氏一切  
喪葬費用有絀無盈族鄰人等僉供如一蒙相  
正委無可分之業蒙勝現答以葬後始分因蒙  
相正屢次爭分蒙勝現畏其強橫隨口答應以  
免一時吵鬧其致死確情實因蒙相正酒醉拚  
命蒙勝現慮遭毒手起意商同伊子蒙相才拙

溺致斃查蒙相正既無應分之產則蒙勝現即無可爭之處且蒙相正幼失怙恃係蒙勝現撫養成人現在同居即從前控案亦係謝氏出名素無仇隙可知其爲一時忿恨致死委無疑義惟蒙勝現恐蒙相正醉回復圖拚命輒起意商同伊子乘其醉歸毆跌騎壓拉布塞口捆縛棄河溺斃不聽蒙勝育勸救殊屬情重蒙勝現一犯改依雖非圖產而殺死卑幼情重者擬絞監候蒙相才等仍照原擬分別杖流枷責等因具

題前來查蒙勝現致死胞姪蒙相正雖非圖產但  
恐蒙相正醉回復圖拚命輒起意商同伊子乘  
其酒醉騎壓拉布塞口捆縛棄河溺斃實屬情  
重應欽遵

諭旨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蒙相才係蒙相正大功服  
兄同謀加功應按服制照爲首之罪減一等律  
杖一百流三千里至配所折責四十板等因乾  
隆四十年七月三十日題八月初三日奉

旨蒙勝現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江蘇司

一起爲夫遭毆斃事會看傳元和縣陳裕章與兄  
陳勝章爭毆扣頸陳八戳傷陳勝章身死一案  
先據江蘇巡撫薩載疏稱緣陳勝章兄弟三人  
長陳彩章已故次卽陳勝章與陳裕章分居各  
爨與陳八同姓不宗陳勝章向居二十二圖地  
方素不安分被該地保稟官驅逐押交伊弟陳  
裕章收管陳勝章於乾隆三十七年用價六兩  
頂種周閑租田四畝嗣因欠租無檔周閑於四



十年三月將頂銀抵還業主租米掣回頂契自  
種因田內有麥未收須俟五月中刈麥交割四  
月內陳勝章子在田邊栽種茅荳至九月初八  
日令子陳隴前在拔取挑回時已黃昏周閑經  
見前赴陳勝章門首以田已贖回不應拔荳與  
陳隴理論扭毆比有陳裕章陳佩章陳君爵陳  
富陳東聞鬧先後踵至查知陳隴拔荳情由俱  
責陳隴之非陳勝章之妻張氏怪陳裕章幫護  
外人出言詈罵陳裕章斥其護短張氏以頭向

撞陳裕章卽在地拾取草繩一根令堂姪陳東  
將張氏兩手拴住縛于樹上陳勝章上前拳毆  
陳裕章右肋陳東畏懼當將張氏鬆放陳裕章  
被毆以陳勝章係交伊收管之人今敢行兇不  
服管束欲扭陳勝章送官以致指甲抓傷陳勝  
章咽喉並取麻繩扣住陳勝章頸項意欲扭交  
地保解官適陳八手執量水木尺自田回歸查  
知拔蓋情由斥陳勝章爲賊陳勝章罵詈陳八  
氣忿卽用木尺向戳致傷陳勝章心坎倒地當

經隣人陳永錫等扶回詎陳勝章受傷深重延至三更殞命報縣驗審供認不諱查陳隴拔取所種田荳並不照鄉例與周關分收本屬不合但陳裕章帮同理斥因嫂張氏護子輒同堂姪陳東用繩拴縛已屬不法及被兄毆責復敢逞忿挾制欲將伊兄交保拆傷咽喉甚至用繩套扣兄頸尤爲目無倫紀雖陳勝章之死由于陳八戳傷訊非該犯糾約共毆但扣兄卽屬毆兄且陳勝章因繩套扣以致不能抵禦被陳八戳

傷身死應卽以毆兄致死論將陳裕章依弟毆胞兄死律擬斬立決陳八依鬪毆殺人律擬絞監候陳東等擬以徒杖等因具

題前來查陳裕章將伊兄陳勝章用繩扣頸欲扭送官陳八隨至用木尺戳傷陳勝章心坎殞命查陳勝章之死如果寔係陳裕章縛毆該撫自應訊取確供按律擬以斬決卽不當復將陳八擬以絞抵若陳勝章既係死於陳八木尺戳傷並非死於陳裕章用繩扣頸又不應將陳裕章

遽擬斬決今該撫既將陳八擬絞監候又將陳  
裕章擬斬立決辦理兩岐碍難核覆應令該撫  
再行確審參議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  
今據該撫疏稱提犯細加研鞫當時陳裕章與  
兄嫂忿爭互毆陳八尚未在場後將陳勝章用  
繩套頸陳八始從田畔走至戳傷陳勝章心坎  
陳裕章並未將伊兄拴縛兩手亦未預約共毆  
及臨時喝令毆打是陳勝章寔死於陳八木尺  
戳傷匪非死於陳裕章用繩扣頸委無疑義前

次以案關服制泥於名例所載本條自有罪名  
依本條科斷之語致將陳裕章照弟毆兄至死  
不分首從皆斬律擬斬立決今覆加確核陳裕  
章止將伊兄用繩套頸並未糾約陳八共毆適  
陳八踵至毆傷陳勝章斃命究與商同共毆致  
死者不同自應遵駁改正陳裕章應改依弟毆  
兄傷者律杖一百徒三年並聲明該犯已干覆  
審後在監病故陳八仍照前擬依鬪毆殺人律  
擬絞監候陳東等擬以杖徒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陳八合依聞毆殺人者不  
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  
該撫疏稱陳裕章止將伊兄用繩套頸並未糾  
約共毆與商同共毆至死者不同陳裕章改依  
毆兄傷者律杖一百徒三年已於覆審後在監  
病故應無庸議等語應毋庸議該撫既稱陳東  
帮縛小功堂嬪之手卽與毆打無異陳東合依  
毆小功尊屬律杖七十徒一年半等語應如該  
撫所題完結等因乾隆四十一年四月十二日

題十七日奉

旨陳八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浙江司

僧道方尼喇嘛致死本宗卑幼無論開毆謀故俱以凡論新例附後

一起為呈報事會看得僧人靜峯致死胞弟周阿

毛圖賴刑直武等奪錢毆斃一案據浙江巡撫

三寶疏稱緣靜峯籍隸東陽俗家周姓自幼披

剃為僧乾隆三十四年至嵯縣迴隴菴住持菴

內田畝向係邢克仲邢球佐邢俊章邢克貴等

佃種因欠租未清於三十九年十月內靜峯控

縣飭追并欲退佃邢克仲子姪邢直武邢直華

邢直望懷忿途遇靜峯將其剝衣毆打四十年

三月十四日經菴隣過繼文等處令邢克仲等  
出錢十五千以補歷年租欠給靜峯資菴另住  
靜峯允從錢寄洞橋菴僧玉林處赴縣具息靜  
峯於二十日向僧玉林取錢五千償還欠賬餘  
錢十千於二十二日傍晚同胞弟周阿毛又至  
玉林菴內將錢挑回存放素好之毛小丫頭家  
憶及邢直武等剝衣毆辱又見周阿毛癡呆無  
用起意將周阿毛致死圖賴當邀毛小丫頭到  
菴同飲見周阿毛酒醉謊河同往長樂鎮借菴

暫住靜峯將碗片藏帶在身思欲自己假裝被  
毆傷痕并帶扁擔捏爲挑錢被奪道下之物行  
至中途令周阿毛先行將致死周阿毛圖賴情  
由告知毛小小頭人其幫同下手毛小小頭畏  
懼記故逃回靜峯與周阿毛行至西王橋沙灘  
周阿毛在前靜峯尾後將扁擔撿棄路旁叫喚  
周阿毛轉身謝峯趕上卽拳毆周阿毛左眼仰  
跌倒地擦傷脊背隨用右手搭住周阿毛咽喉  
右膝壓住臍肚下立時殞命靜峯自將碗片割

傷額顛臥於灘上二十三日旱地保錢承順經  
過見屍查詢靜峯捏稱被邢直武等奪錢毆斃  
靜峯又喚伊兄周四開趕至亦捏前情同訴周  
四開信以為實具呈報縣經該縣詣驗究由實  
情審供不諱究無同謀加功之人查僧靜峯雖  
已出家為僧其本身親屬有犯仍應按照服制  
之擬係謀殺者依故殺法僧靜峯合依故殺期  
親弟妹照故殺大功弟妹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僧靜峯合依故殺期親弟

妹照故殺大功弟妹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等  
因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二日題初四日奉  
旨靜峯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江西司

圖財謀殺卑幼以凡  
論斬決新例附後

一起爲報明事會看得龍泉縣民郭義煇謀財致  
死郭丫頭仔一案據江西巡撫海成疏稱緣郭  
義煇與郭義煇係同祖大功兄弟隣屋居住郭  
義煇有子名郭丫頭仔年甫六歲頸上常帶銀  
項圈鎖一把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四日午

後郭義煔因身上寒冷無錢贖衣見郭了頭仔  
頸上帶有銀項圈鎖遂欲扭鎖換錢取贖卽至  
郭義煔家適郭義煔外出郭了頭仔同母王氏  
俱在堂屋郭義煔隨誘喚郭了頭仔至伊園地  
挖取蘿蔔與食因園係廠地恐有人見未便動  
手扭鎖傷誘郭了頭仔同至村旁郭了明厠屋  
內郭了頭仔在坑西橫本上坐食蘿蔔郭義煔  
向其討鎖郭了頭仔不肯郭義煔卽用右手捏  
傷郭了頭仔左領頰左手捏住鎖圈用力將鎖

頭扭脫通圈一齊取下郭丫頭仔哭喊欲跑詎  
郭義焙一時起意致死喊口即用右手向其胸  
膛一推郭丫頭仔仰跌糞坑擦傷左額角左太  
陽穴淹溺斃命郭義焙攜鎖赴蕭信從銀匠舖  
鎔傾換錢花用經屍父郭義煇在於厠坑撈獲  
屍身報縣獲犯審認不諱查律載謀殺人因而  
得財者同強盜論本宗尊長行強盜若有殺傷  
者以殺傷卑幼本律論各等語今郭義焙係已  
死郭丫頭仔小功堂叔郭義焙合依尊長謀殺

本宗卑幼已殺者依故殺法故殺小功堂姪者絞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郭義培合依尊長謀殺本宗卑幼已殺者依故殺法故殺小功堂姪者絞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等因乾隆四十年十月二十六日題二十八日奉

旨郭義培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刑部爲欽奉

上諭事刑部進呈秋審招冊朕詳加披閱內浙江省



僧靜峯起意毆死其俗家胞弟周阿毛圖賴刑直  
武等一案照故殺期親弟妹律擬絞監候又江西  
省郭義焙謀財殺死小功室姪郭丫頭仔一案照  
尊長謀殺本宗卑幼已殺者依故殺律擬絞監候  
雖皆擬人情實而所引之律俱未允協僧人披剃  
出家當不復論其俗家卑幼且致死人命卽已犯  
其殺戒今靜峯因周阿毛癡呆無用輒行謀死圖  
賴洩忿兇殘殊甚彼既不念手足之誼何得復援  
尊長之條刑部所以引此者因律有爲僧于本身

親屬有犯仍按服制定擬等語遂爾概行比附殊未思律言有犯專指尊長而言如僧人犯其祖父伯叔自不可因已出家稍爲末減若卑幼本不可言犯又安得由尊長之律推而下及乎是僧人致死俗家卑幼斷不當復以服制論也至郭義焙因其六歲幼姪郭丫頭丫頭戴項圈輒行起意扭取見其哭喊遂行推跌糞坑溺斃兇惡殘忍情殊可惡且該犯意在圖財視伊姪如草芥盜攫而殘其命于死者恩義已絕又豈可復引謀殺卑幼之條

平夫尊長之于卑幼或不遵教誡或干犯名分責  
打致斃本律原止擬流若因財產起釁則不得概  
用此律從前曾降諭旨勅部準情定擬是以有兄  
及伯叔因爭奪財產將弟姪故行殺害者擬絞監  
候一條然此亦第專指尋常索財爭產因傷斃命  
而言蓋弟姪原有贍給尊長之義故尊長之罪尚  
屬稍輕若謀財害命及強盜得財害命更復有何  
倫理以及圖姦卑幼之妻復將卑幼謀殺者此等  
兇徒身已蔑倫傷化定擬時尚以倫紀原情又豈

明刑弼教之本意乎朕辦理庶獄鑑空衡平輕重  
悉視其人之自取而于秋讞大典披覽再三期于  
無枉無縱若此二條舊例尚未合情理之正著刑  
部另行改議具奏以昭平允欽此仰見我

皇上準情定律惟允惟明之至意伏查例載僧尼道  
士并令拜父母祀祖先喪服等第皆與常人同  
等語推原律意誠以本源至重僧道雖已出家  
亦必推其所生故律內祇載上溯之文而絕無  
旁及之條也向來辦理僧人殺人之案卽係尋

常鬪殺依律定擬而臣部于秋審時無不從嚴  
核辦至於僧人殺傷本宗尊長卑幼之案皆徂  
於律內喪服等第與常人同之語與常人一律  
問擬如謀故殺俗家卑幼竟使有犯殺戒之奸  
僧轉得因俗家服制量從未減揆之情理未協  
一經

聖明指示實屬至當不移臣等公同酌議應請嗣後  
僧人如犯其祖父母父母及有服尊長致死均  
應仍按照服制依律從重論若致死本宗卑幼

無論鬪毆謀故俱以凡論依律定擬女尼道士喇嘛均係出家之人亦應一例辦理至尊長謀殺卑幼之案查本宗服制重姦而輕盜故於姦則服愈近者罪愈重而于盜則服遞近者罪遞輕向來辦理謀殺卑幼各案凡因圖姦謀故殺卑幼者俱係從重定擬其因盜而殺者仍依殺死卑幼本律科斷罪至姦候姦輕財物而重倫紀是以成例相沿稍從寬減但如尊長圖財謀殺卑幼如草莽攫其財而戕其命在該犯旣已

蔑視倫紀忍心害理實屬恩斷義絕誠如

聖諭不得復以服制科斷自應另立科條以昭炯戒  
應請嗣後謀財害命強盜殺人及圖姦謀殺之  
案於卑幼之恩義已絕應俱照平人一例辦理  
不得復依服制寬減其餘尋常親屬相盜及謀  
故毆殺卑幼等案仍照舊例辦理如此則情罪  
適均而姦盜兇徒不致恃尊罔忌矣恭候

命下

臣部載入例冊并通行各省督撫一體遵照所

有本年秋審冊內浙江省僧人靜峯故殺胞弟

馬三才

三

圖賴一案業經改擬斬罪本日奉

旨予勾外其江西郭義煥圖財謀死小功姪一案照

例應擬斬決查該省秋審干初四日卽屆

勾到之期應將郭義煥改擬斬罪恭候

勾到嗣後如遇此等圖財謀殺卑幼之案卽照新

定之例擬斬立決合併聲明等因乾隆四十一

年十月初二日奏奉

旨依議欽此



直隸司

附修改情切救父  
毆期親尊長新例

一起爲報明事會看得唐縣民于添位主使伊子  
于熱兒并于二造等毆傷胞兄于添金身死一  
案據直隸總督周元理疏稱緣于添位係于添  
金同母胞弟分居度日于大造于二造係于添  
金無服族弟均無嫌隙乾隆四十年十二月間  
于添金價買陳光輝地一段與于添位地畝毗  
連立石爲界于添位歷年翻犁稍有侵佔于添  
金並未查知道四十一年五月初十日于添位

偕子于熱兒在地工作于添金因地內種有棉花前往看視始知于添位有侵佔情事當向理論互相爭吵而散于添金又另有地一段與于大造等地界相連中隔車道于大造等於地邊堆有土埂以致車道漸窄往來車行俱在于添金地旁佔成走路于添金亦向理論均未讓還于添金遂于六月初三日以越界毀苗反行毆兄等詞將于添位及子于熱兒并子大造于二造等一併控縣適該縣公出未經傳訊而于大

造聞知與弟于二造徃向于添位告知于添位  
因恐傳審有廢農務并以于添金不念手足情  
分心生氣忿遂起意糾毆洩忿于大造等均各  
允從是晚于添金在門首謗言告官不難置之  
死地適于大造赴街閒遊聞言氣忿徃向于添  
位等告知于添位即令于二造等前往毆打于  
二造復轉告于熱兒于熱兒遂取木棍于二造  
亦回家攜取鉄尺于大造將于添金擎按倒地  
于熱兒遂用木棍向毆致傷于添金左胳膊并

左手腕左膝右膝肋右腳腕右腰眼等處十二  
造亦用鉄尺毆傷其右手腕左右腳腕左腳大  
趾右手背右腳跟等處并將右手腕左右腳腕  
骨毆折于添位在旁站立並未動手時于添金  
之妻郭氏手持木棍自地趕羊回家瞥見伊夫  
被毆上前救護亦被十二造于熱兒毆傷左胎  
膊左手心處所郭氏情急聲喊于添金之子于  
瑞聽聞趨至見父被毆情急救護即取伊母所  
持木棍向前混毆因黑暗中看視不明致傷于

添位左眼角連眉稍處所于添位負痛聲喊子  
瑞知係誤傷胞叔當卽畏懼欲行逃跑于二造  
等因見地方陳進奉走至查問隨各歇手陳進  
奉問明情由囑令于瑞同于大造將于添金扶  
回殞命審認不諱查于添位因侵佔伊兄于添  
金地畝被控輒敢不顧倫紀起意使于二造等  
圖毆洩忿以致于添金因傷斃命殊于法紀該  
犯雖未幫同毆打但實屬首禍原謀服制攸關  
未便輕縱于添金被毆各傷雖于二造所毆石

手腕并左右脚腕四處傷至骨折但均非致命  
惟于熱兒所毆右腰眼二處係屬致命之區且  
傷長二寸五分及一寸五分之重色已紅紫自  
應以于熱兒擬抵于熱兒除毆傷伯母郭氏輕  
罪不議外將于添位于熱兒均依律擬斬立決  
照例先行刺字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督所題于添位合依弟毆胞兄死  
者斬律應擬斬立決于熱兒合依姪毆伯叔死  
者斬律應擬斬立決該督既稱于瑞見父被毆

情急持棍救護以致誤傷胞叔于添位左眼角連肩稍處所雖堅供並非有心但服制攸關應仍照律問擬于瑞合依姪毆伯叔傷者照弟妹毆兄弟傷者杖一百徒三年律上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至配所折責四十板于二造聽從于添位用鉄尺毆打雖所毆均非致命之處鉄尺亦非兇器可比但逞兇疊毆并將其右手腕左右脚腕骨折未便照餘人律問擬于二造除毆傷于郭氏輕罪不議外應照同謀共毆人執

持刀鎗等項兇器亦有致命傷痕者發近邊充  
軍例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折責四  
十板于大造先將于添金擊按倒地以致于添  
金被毆身死合依餘人杖一百律應杖一百再  
加枷號兩個月滿日折責四十板飭令先行發  
落于郭氏被毆各傷業已平復該犯等地酌業  
經照界分清均毋庸議等語均應如該督所題  
完結等因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題二  
十日奉



旨刑部議覆直隸總督周元理審擬于添位主使伊  
子于執兒等毆死胞兄于添金依律問擬一本于  
添位于執兒均著卽處斬至于添金之子于瑞擬  
照姪毆伯叔傷杖一百流三千里之處雖係按律  
辦理但細察情事瑞聞父被毆業經垂簾因用木  
棍混打於黑暗中致傷伊叔實屬情切救父且于  
添位主使子弟毆死胞兄本係應得重罪之人是  
于瑞與尋常姪毆伯叔者不同自可量從末減著  
交刑部另行定擬具奏餘依議欽此欽遵除卽行

文直督欽遵

諭旨將于添位于熱兒正法外臣等查于瑞之父于添金被于添位等接地毆打伊母郭氏上前救護亦被毆傷情急聲喊于瑞聽聞趨至見父被毆情急救護即取伊母所持木棍向前混毆黑暗中看視不明誤傷于添位左眼角連眉稍處所于添位負痛聲喊于瑞知係誤傷胞叔當卽畏懼歇手核其情節誠如

聖諭實屬情切救父與姪常姪毆伯叔者小同按律

擬流情稍可潤應將干瑞於姪毆伯叔傷杖二百流二千里罪上量予未減改爲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折積四十板嗣後遇有此等案情臣部夾簽聲明等因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湖廣同

一起爲報明事會看得羅田縣民曾志廣商同在  
逃之曾權萬謀殺胞叔曾生殉身死一案據湖  
北巡撫鄭大進疏稱緣曾志廣之祖曾溥生子  
五人長名曾生進早故止生一子曾文玉次名  
曾生通亦故生三子曾志廣曾象南曾永和曾  
志廣生一子曾啟後三名曾生殉生三子曾鳴  
甸曾壽曾執四名曾生遜生一子曾永年五名  
曾生選並未生子俱已分晰各居乾隆四十三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曾文玉物故無嗣遺有田  
產四十四年二月曾文玉之母周氏商議伊翁  
曾溥欲立曾志廣之子曾啟後爲曾文玉承嗣  
曾生迺不服要將伊次子曾喜與周氏承祀周  
氏因曾生迺平素強橫多事不願過繼其子且  
念伊子曾文玉係屬長孫娶妻涂氏情愿守節  
不便絕嗣爭執未定曾志廣見曾生迺從中勸  
繼心生妬恨四月初六日曾志廣同曾生選祀  
祖歸家途次告知曾生選云稱曾生迺霸繼圖

庭將來要與耕命當經曾生選斥責而散嗣曾志廣又聞曾生廵欲將曾文玉遺妻除氏嫁賣希圖穩得絕產遂起意謀殺洩忿慮一人不能濟事于四月初十日早向素與曾生廵不睦之曾權萬商謀幫助許給錢五千文曾權萬應允議定是日下午曾權萬先往蕭家灣山下塘邊等候伊誘曾生廵至該處致死是日下午曾權萬先行曾志廣隨赴曾生廵家捏稱當田與曾懷友以便償債邀往說合作中許給中資曾生

迴應允適曾永芳聽聞亦欲同往做中曾志廣  
托詞阻止當同曾生迴前徃道經曾文炳家曾  
生迴欲進屋歇腳曾志廣因天氣尙早畏人知  
覺亦欲延挨遂同進曾文炳家留吃麥粳將晚  
時候同至蕭家灣山下塘邊會遇曾權萬坐歇  
閒談曾志廣故意提及大房立繼之事曾生迴  
執意欲將伊次子過繼曾志廣斥其圖產曾生  
迴氣忿混罵曾志廣曾權萬預先拾石在手乘  
曾生迴未曾防備曾志廣連毆曾生迴腦後兩

傷曾權萬亦用石打傷曾生迺頭上兩下曾生  
迺向曾權萬扭毆又被曾權萬連毆頭上兩傷  
暈倒曾志廣復毆曾生迺頂心偏左額門右兩  
傷殞命適值曾永芳趨至驚見查問曾志廣告  
以致死實情並嚇稱聲張洩露定行扳害又今  
幫同棄屍曾永芳畏懼當卽奔逸曾志廣遂同  
曾權萬將曾生迺屍身擡棄塘內假裝淹斃而  
歸嗣經隣人徐字元尋見屍身告知屍子曾鳴  
旬報縣驗審供認不諱曾志廣係曾生迺期親



胞姪將曾志廣依律擬以凌遲處死照例先行  
刺字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曾志廣合依謀殺期親尊  
長已殺者凌遲處死律應凌遲處死該撫既稱  
曾生選貿易外出並無知情同謀應免提質曾  
志廣許給曾權萬錢五千文係屬口許之贓並  
未得受應免着追曾文玉之嗣聽戶族另行  
議立其二房三房現因爭繼釀命均不堆其繼  
立在逃之曾權萬曾永芳嚴緝獲自另結等語

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等因乾隆四十四年十月十七日題二十日奉

旨此案曾志廣因謀奪繼產將期親胞叔曾生炮用石毆斃情罪極為可惡該撫照律擬以凌遲處死並聲明曾文玉無嗣應聽戶族另行議立其二房三房現因爭繼釀命均不准其繼立所議甚是曾志廣着即凌遲處死餘依議嗣後各省如有似此爭繼釀命者並應照此辦理着為令欽此

安徽司

一起爲叩驗伸冤事會同吏部會看得歙縣方啟和與方仁實爭毆後踹桶猝中身死方灶毛將屍裝傷圖害一案先據安徽巡撫閔鶚元疏稱緣方灶毛方灶受方灶祿均係方啟和之孫方仁實方仁善方仁遠係方啟和胞姪方啟和祖孫與方仁實弟兄平日均無嫌隙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十九日方仁善價買張添受椿樹一株背至伊弟方仁實家劈片盛貯欲爲香料二十

二日方灶祿因伊山失去椿樹一株見方仁實  
家劈碎樹片疑爲伊山之樹與兄方灶受同至  
方仁實家搬回方仁善以價買之樹無端被搬  
不甘携取扁担方仁遠携帶廢父方仁實徒手  
先後赶往索討方灶受等不肯給還方仁善卽  
以扁担向毆方灶受接過扁担打傷方仁善願  
門連額角昏跌倒地方仁遠亦以廢父毆傷方  
灶祿額角方灶受上前藉助方仁遠舉父向毆  
被方灶受用扁担格開將父頭打折卽順勢打

傷方仁遠左臂方仁遠復以叉柄回毆又被方  
灶受格開將扁担戳傷方仁遠左肋倒地方仁  
實見伊兄弟皆被打倒畏懼不敢上前適有方  
啟惠往勸令方仁實將方仁善背回自扶方仁  
遠回歸時方灶祿因被叉傷先回訴知伊祖方  
啟和方啟和以椿樹被砍孫叉負傷一時忿怒  
亦挂拐杖往方仁實家尋毆方仁實看見方啟  
和忿怒而來即將大門關閉方啟和從邊門進  
內打毀鍋竈并以拐杖毆打方仁實兩下方仁

實意欲往外跑避恐被方啟和拉住遂以左掌  
毆打方啟和右臂一下乘勢開門跑逸方啟和  
被毆愈怒追出門外變罵并欲毆打因方仁實  
跑遠無從洩怒隨將門前木桶扳翻用足踏破  
詎方啟和年老忿激用力過猛兼被桶箍絆足  
向左失跌倒地擦傷左臂並歪傷左足猝中身  
死當有方仁護在場目擊比方灶毛弟兄聞知  
前往看視疑爲方仁實等毆斃方灶毛在彼看  
屍令方灶祿等赴縣呈控詎方灶毛因查知伊

祖係踰桶失跌猝中身死又見身無致命重傷  
恐弟控告坐誣遂起意裝傷卽於是夜密令工  
人呂桃在路看人方灶毛以竹簪斜戳伊祖屍  
身左肱肘并拾石打傷右臂骨斷又連擊右肋  
三下碎骨四根因屍左腿未直用手上扳致骨  
脫筍經縣驗出生前死後各傷究出前情通詳  
由府司招解臣覆提証佐各犯反覆研鞫方啟  
和之死實係于爭毆後踰桶洩忿致跌斃命其  
方啟和肋骨等傷實係方灶毛死後裝點聚供

確鑿似無疑義查方仁實因被親伯方啟和毆打輒敢回手還打臂膊跑逸以致方啟和趕毆不能懷忿因而踹毀其桶失跌斃命與逼迫尊長致死相同未便僅照毆傷伯叔科罪將方仁實照逼迫期親尊長致死律擬絞監候方灶毛依毀棄祖父母死屍律擬斬監候均照例刺字方灶受等擬以徒杖等因具題經臣部等衙門核覆將方灶毛照該撫所擬依毀棄祖父母屍身律擬斬監候方灶受呂桃等擬以徒杖至方



仁實因方啟和之孫方灶祿將伊兄方仁善價  
買椿樹誣指爲竊致相爭開方仁實徒手向理  
並未助毆這方啟和祖孫忿怒尋至方仁實家  
內打毀鍋甕並以拐杖同方仁實毆方仁實  
用掌還毆乘勢跑避方啟和忿怒不已隨將木  
桶扳翻用足踢破因年老忿激用力過猛兼被  
桶箍絆足側跌致斃是方啟和之死實由自行  
逞忿踹桶絆跌所致與被逼無奈情急自盡者  
不同該撫旣將方啟和失跌致斃情由審明又

將方仁實照逼迫期親尊長致死律擬以縊首  
情罪未爲允協應令該撫另行悉心研鞫如果  
方仁實別有逼迫情節卽干疏內詳叙明確如  
僅用掌還毆自有毆傷期親尊長本律未便遽  
照逼迫致死之條定擬應俟妥擬具題到日再  
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安徽巡撫疏稱提犯悉  
心研鞫據該犯等堅供實因方啟和手執拐杖  
至方仁實家先將鍋甕擊碎復用拐杖毆打方  
仁實兩下方仁實情急圖脫恐被拉仕當以左

手掌毆打方啟和右臂膊一下卽乘勢開門而  
逸方啟和趕至門外尋毆因方仁實已經躲避  
無處憤忿隨將門外接水木桶扳倒踹破不料  
桶箍絆脚以致失跌登時昏暈身死等語詰究  
至再訊無逼迫別情應遵照部駁將方仁實改  
照卑幼毆期親尊屬流二千里律杖一百流二  
千里至配所折責安置等因具

題前來據此應如該撫所題方仁實應改照卑幼  
毆傷期親尊屬杖一百流二千里律杖一百流

二千里至配所折責四十板該撫既稱案內方  
灶毛等應擬各罪業經接准部覆先行完結在  
案毋庸再議等語應毋庸議再該撫疏稱從前  
錯擬方仁實絞罪係因臣誤執偏見指例駁改  
實屬舛錯相應請

旨將臣交部嚴加議處至前次審轉之按察使並各  
府縣原擬方仁實流罪本無錯誤應請免議等  
語應將承問失入之安徽巡撫閔鶚元照原擬  
斬絞部駁改爲軍流降一級調用例降一級調

用任內有革職超崔又革任註冊無級可倖應  
行革任乾隆四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題二十  
八日奉

旨閱鶚元著從寬免其革任仍註冊餘依議欽此

湖廣司

一起爲報明事會看得重陽縣民敖善富與子敖  
太高毆戮胞弟敖善榮身死一案先據湖北巡  
撫鄭大進疏稱緣敖善榮係敖善富胞弟敖大  
高胞叔敖善富屋西有地三十餘畝與敖善榮  
均分中蓄草地爲界東係敖善富耕種西係敖  
善榮管業乾隆四十四年十月初四日五更時  
分敖善榮攜帶鐵鎚偕子敖繼祖趕牛赴敖善  
富屋旁犁地敖繼祖因牛性強烈不能勒住犁

過界叱教大高瞥見斥其不應越估教繼祖剖  
辯教善榮輒言越估何懼教善富即與口角教  
善榮遂持鐵鎚向戳教善富閃過適教善富之  
妻教陶氏攏護被鐵鎚戳傷頂心偏左倒地教  
大高救護情急順取木棍格傷教善榮左肱肘  
教善富遂取荆叉斥罵教善榮無禮不應毆戳  
兄嫂教善榮轉向教大高左邊欲戳教善富隨  
舉荆叉格住教大高恐父被毆即舉木棍打落  
鐵鎚致傷教善榮石肱肘連木棍落地教善富

用荆叉順勢一戳因叉有四齒致傷教善梁頂  
心偏右及顙門偏左偏右三處教繼祖持木鞭  
趕護教大高尊鞭毆傷教繼祖左腳腕并頂心  
偏右腦後倒地當卽爬起跑回教善梁欲撿鐵  
鎗教善富先搶在手與教善梁兩相奪扯致鎗  
尖中傷教善梁左右胳膊教善梁負痛釋手復  
又撲奪教善富向下斜戳致傷教善梁右膝肋  
及左腳裏踝教善梁隨轉身欲撿木棍教善富  
持鎗戳傷教善梁髮際倒地卽于是夜因傷殞



刑部奏為  
奏為  
奏為  
奏為

三

命報驗審認不諱查教善富疊戳教善樂多傷  
內有頂心偏右顙門左右等傷俱係致命之處  
應以教善富擬抵教善富依毆期親弟致死例  
杖一百流二千里已在司監病故應毋庸議教  
太高除毆傷堂弟教繼祖輕罪不議外依姪毆  
期親叔致死律擬斬立決等因具題經刑部等  
衙門照擬核覆奉

旨九卿議奏欽此查律載弟毆胞兄傷者杖一百徒  
三年姪毆伯叔父加兄姊罪一等死者不分首

從省斬等語此案敖大高因見胞叔敖善榮持  
鎗向戮伊父經伊母上前攔救致被戮傷倒地  
勢在危急該犯情切救護持棍格傷敖善榮在  
右肱肘兩處迨伊父敖善富與敖善榮奪鎗互  
毆將敖善榮戮傷頂心等處殞命查敖大高見  
母被戮用棍格傷胞叔敖善榮左右肱肘兩處  
俱非致命重傷敖善榮原因敖善富疊戮致命  
頂心等處致斃從前該撫因律有姪毆胞叔至  
死不分首從之文定擬斬決具題原屬從嚴辦

交民斤編

卷五

身死傷輕檢流

三

赦大高

理是以刑部等衙門於核覆時照情輕之例夾

答聲明今蒙

諭旨

臣

等會同議奏隨經刑部詳查乾隆四十一

年五月議覆直隸總督周元理題李誠毆死胞

弟李忠案內李羊兒助父棍毆期親服叔李忠

傷輕不至斃命卽依毆傷伯叔父母加毆兄姊

罪一等律流二千里題結在案今赦大高救護

其母致傷其叔旣非無故逞兇干犯尊長且赦

善果實因赦善實獲傷致命頂心等處致斃並

非死於敖大高所毆肱肘兩傷臣等核與李羊  
兒護父毆傷胞叔李忠之處情罪相符應將敖  
大高照李羊見之案減爲杖一百流二千里餘  
仍照刑部等衙門原議完結乾隆四十五年九  
月十五日題十七日奉

旨依議欽此嗣據湖南巡撫劉 咨開前事查部文  
開載卑幼毆期親尊長至死律載不分首從皆  
斬惟尊長爲首卑幼爲從者除謀故殺加功之  
卑幼仍俱照律定擬外等語若非謀故殺加功

似不在皆斬之律又載如係聽從父命僅止預毆並無致命重傷者止科毆傷尊長本罪等語似又係專指聽從父命者而言且查現在臧流之敖大高及李羊兒兩案一係救母一係護父若非救護情切又非聽從父命僅止預毆傷輕不致斃命尊長因別傷身死預毆之卑幼是否亦照此例止科毆傷尊長本罪至毆死期親尊長之案在場同毆之人俱係卑幼可否卽各照死傷本律分別定罪不在不分首從之律例內

尚未明晰指示倘稍有出入處分甚嚴事屬創  
始理合具文詳請查核咨請部示以便遵循等  
因前來查律載弟妹毆兄姊傷者杖一百徒三  
年姪毆伯叔父加兄姊罪一等死者不分首從  
皆斬等語係在毆期親尊長律條下言期親卑  
幼共毆尊長至死不分首從皆應斬決若尊長  
爲首卑幼爲從除謀故殺外其餘共毆之案果  
由卑幼毆傷致死者卑幼自應擬以斬決若究  
明並非卑幼所毆之傷致死則卑幼止科傷罪

卽如叔與父毆其叔旣已干犯尊長係由其父  
毆傷致斃其子不過毆有輕傷按照服制科其  
傷罪與律義案情兩皆允協本部向來核議各  
省題咨案件俱如此辦理所有敖善富同子敖  
大高毆戳胞弟敖善榮身死一案據該撫疏稱  
敖善榮實因敖善富戳傷致命頂心等處致斃  
並非死於敖大高所毆肘兩傷是敖大高一  
犯正與直隸省李羊兒預毆胞叔李忠傷輕之  
案相同自應依律擬流亦不第因其救護情切

聽從父命也本部於上年遵

旨會同九卿議覆時卽查明更正並奏請通行各直  
省盡一辦理在案問刑衙門遇有此等案情惟  
當推原律意查照成案定擬罪名自無錯誤至  
於案情百出輕重各殊勢難縣揣預定設有父  
子理曲情兇其父旣情同故殺其子復助惡加  
功者該撫卽當隨案酌核情節悉心妥擬以懲  
干犯更不得稍存拘泥之見復以救護爲詞致  
滋寬縱也該撫又稱毆死期親尊長之案在場

父老斤肩

卷一百一十五 刑部題本

三十一 放大高



同毆之人俱係卑幼可否卽各照死傷本律分別定罪不在不分首從之律事屬創始請示遵循等語查期親卑幼共毆期親尊長至死正合律內所稱不分首從皆斬之條若仍各照死傷本律分別定罪其何以重服制而懲犯尊之卑幼本部從前議駁湖南巡撫楊 題尹黃文同子尹鳴高毆傷胞兄尹虎文身死一案以尹黃文係弟毆胞兄尹鳴高係姪毆胞伯兩人均分屬期親卑幼共毆尊長致斃按律自應皆斬乃

該撫將尹黃文擬以斬決尹鳴高擬流二千里  
殊屬不合飭駁改擬在案又湖北巡撫陳 題  
何文亮同子何與毆傷胞兄何文魁身死一案  
亦係期親卑幼共毆尊長致斃該撫以何文魁  
致死之傷係何與所毆將何與依姪毆胞伯至  
死律擬以斬決誤將何文亮依弟毆胞兄傷者  
律擬徒經本部將何文亮改擬斬決具題奉

旨刑部所改甚是該撫審擬時豈不知律有毆死期  
親尊長不分首從之條乃於何與則照毆死律擬

抵何文亮僅照毆傷律擬徒一事兩引實屬舛誤  
著該撫明白回奏等因欽此欽遵亦在案此皆本  
部議駁改正楚省題本奉有

諭旨飭遵並非事屬創見豈得牽引尊長爲首卑幼  
爲從或他人爲首卑幼爲從之案一概而論事  
關倫常法紀該撫應飭司轉飭所屬隨案酌核  
妥擬毋致罪名出入恐外省問刑衙門尚有似  
此誤會之處並應通行各督撫各飭所屬一體  
遵照可也

四川司

一起爲稟明事會看得仁壽縣民羅其紋等聽從  
伊父遺言拴拏胞兄羅其才首告致兄被叔羅  
朝先中途掀河溺死一案先據原任四川總督  
文綬疏稱緣羅其才係羅朝先期親服姪羅其  
紋羅其緯同母胞兄素好無仇羅其才平日遊  
蕩不受管教致伊父羅文先氣忿成疾乾隆四  
十三年四月羅其才在犍爲縣竊猪犯案伊母  
舅鄭先虎代賠贖銀保領出外迨鄭先虎回家

向羅文先告知羅文先氣暈倒地囑弟羅朝先  
並子羅其紋等我尋送官處死旋卽殞命四十  
四年八月初七日羅其才回家適羅其紋在山  
工作瞥見憶及伊父因兄爲匪氣死遺囑尋拏  
送官卽斥其非羅其才不服用柱路木棍亂毆  
羅其紋順拾犁轡木抵格致傷羅其才右眼下  
滑跌倒地乘勢按捺令羅其緯用索反縛兩手  
拴繫樹上往告羅朝先同押送官羅朝先趨至  
責其爲竊致父抱忿身亡令羅其紋等解下拉

走羅其才卧地用脚亂蹬羅韜先復令羅其紋  
等鋸解羅其才裹脚布綑其兩腮擡赴縣城行  
至倒石橋河邊辱及祖父母羅韜先忿其滅倫  
因兄遺言有致死羅其才之語一時忿極頓起  
殺機起身趕攔將羅其才掀入河內羅其紋等  
隨卽撈救業已溺死適李德先路過見而查問  
羅韜先捏稱羅其才爲匪被綑送究畏罪自盡  
李德先信以爲實羅韜先等私埋匿報經巡役  
李榮訪聞稟縣驗詳屢審供認不諱查羅其才

行竊爲匪致父飲恨身亡經伊叔羅韜先等遵從遺囑拴縛送究復又城偷犯上竄驚祖父母以致羅韜先氣忿推河溺斃羅其紋羅其緯雖訊止遵父遺命拴欲送究並無商議致死情事但羅其才之死究因該犯等首先毆綑首告致被羅韜先中途掀入河內斃命卽與共毆無異服制攸關未便輕縱羅其紋羅其緯均合照弟毆胞兄死者不分首從皆斬律擬斬立決先行刺字羅韜先合依故殺姪律杖一百流二千里

等因具題經臣部查律載弟妹毆兄姊者杖一百徒三年死者不分首從皆斬故殺者皆凌遲處死其期親伯叔故殺姪者杖一百流二千里等語此案羅其紋羅其緯因胞兄羅其才素行遊蕩致伊父羅文先氣忿成疾後復在外犯竊伊父聞知氣暈倒地囑令我尋送官旋即殞命迨羅其才回家羅其紋羅其緯遵從遺囑往告伊叔羅韜先拴網送官究治擡至河邊歇息羅韜先見羅其才戕倫犯上冒罵祖父母一時氣



忿憶及伊兄遺囑曾有致死羅其才之言隨將羅其才掀入河內羅其紋羅其緯撈救無及當卽溺斃等情詳加閱核羅其才遊蕩爲匪致父氣暈身死與因姦因盜致父母自盡者無異卽屬罪于絞決之人伊弟羅其紋羅其緯瞥見羅其才回家痛父飲恨身死卽遵遺囑拴縛送官酌理準情實出于不容自己迫行至中途羅其才辱罵祖先羅韜先始忿極掀河溺斃是羅其才實死于伊叔羅韜先之掀溺並非死于羅其

紋等之細毆設當羅賴先掀湯時羅其紋等果  
有商謀致死情事卽當嚴究確情依故殺胞兄  
律治罪若羅賴先之致死胞姪實係覺起倉卒  
非羅其紋等所能逆料則前之細毆成傷亦止  
意圖送官並無同謀致死之情自有毆傷本律  
可問今該督旣不將羅其紋等照故殺律科斷  
復不依毆傷律定擬乃聲叙其細毆送官之供  
而治以毆死胞兄之罪案斷不符難成信讞事  
關罪名出入未便率覆應令該督另行確審妥

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今據該督疏  
稱遵照部駁情節逐加研鞫堅供實係羅韜先  
一人起意故殺羅其紋等並未同謀加功究詰  
不移似無遁情查律載弟毆胞兄姊死者不分  
首從皆斬等語因期親服重兄姊分尊一經助  
毆致死無分傷之輕重卽依律皆擬斬決並無  
因傷非致命量予區別之文如乾隆四十四年  
川省蒼溪縣金倬隆聽從伊父金仕學細毆胞  
兄金添隆送官中途被父毆斃一案金倬隆聽

父取繩縛手拉走金添隆臥地聲音拚命以致  
金添隆被父忿毆斃命與助毆無異將金添隆  
依弟毆胞兄死者不分首從皆斬律擬斬立決  
接准部議經九卿覆議具奏奉

旨金俸隆改爲應斬監候欽此欽遵在案核與此案  
羅其紋等毆縛胞兄羅其才送官中途被叔羅  
輯先掀河溺死情事相類該縣州是以遵律酌  
案定擬原屬推重服制似無不符嗣于乾隆四  
十六年正月內始接准刑部議覆湖北襄陽縣

敖善富與子敖大高毆斃胞弟敖善榮身死一案以敖大高救護其母致傷其叔既非逞兇干犯亦非致命重傷將敖大高改擬杖流並通飭各省嗣後遇有此等案件止科傷罪行令畫一辦理等因行知遵照查羅其紋羅其緯賢兒羅其才回家痛父飲恨身死卽遵遺囑孥兄送究酌理准情誠如部議實出于不容自己卽與情切救護無殊羅其紋毆非致命重傷羅其緯隨同用繩拴縛其意均止圖送官究治並無同謀

致死之情俱應遵照新例止科傷罪羅其絞羅  
其緯均改依弟毆胞兄律杖一百徒三年再查  
羅其才遊蕩爲竊致父羅文先氣暈身死罪于  
絞決已屬應死之人羅韜先係伊期親服叔憶  
及伊兄遺言且因其逆倫辱及祖先一時義忿  
所激掀河溺死與尋常故殺姪者不同前擬杖  
流尚未允協羅韜先應改照本犯應死而擅殺  
律杖一百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督所題羅其絞羅其緯均改依弟

毆胞兄律杖一百徒三年至羅韜先前經該督  
于原題內照故殺親姪律擬流本無錯誤今復  
改照本犯應死而擅殺律杖一百等語查律載  
罪人本犯應死之罪而擅殺者杖一百此專指  
捕亡者而言律註甚明此案羅韜先故殺親姪  
並非捕亡可比自應依本條問擬羅韜先應仍  
照故殺親姪律杖一百流二千里至配所折責  
安置該督原疏內稱李德先于羅韜先推溺羅  
其才訊無知情及賄賂情事但目擊羅其才被

縛有傷容隱不報未便因其告知屍屬破案卽予免議應照地界內有死人不報官司檢驗律杖八十折責三十板鄭先虎保領羅其才並不帶交伊父管束聽其在外亦有不合應照不應輕律管四十折責十五板雖事在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初一日

恩詔以前到官已在

赦後所得流杖管罪不准減免約保張雲龍等訊不知情應毋庸議等語均應如該督所題完結再



該督疏稱從前金俸隆之案與此案情事相類酌案定擬原無不符因遵赦大高新例止科傷罪題達在先奉例在後承審州縣不及詳請更正職名例免開送所有應擬杖罪誤擬流罪職名係仁壽縣知縣蔣大光相應開叅臣與按察使孫嘉樂俱經遵駁改正相應聲明統聽部議等語查故殺胞兄死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本律係指與謀之弟妹而言若並未與謀卽不在不分首從之列律意堯詎並非初例此

其紋等聽從胞叔羅韜先將伊兄綑縛送官行  
至中途羅韜先將伊兄推溺致死羅其紋等並  
不知情自應照例止科傷罪今該督遵駁改正  
將羅其紋等擬徒本屬按照舊律辦理乃牽引  
川省金俸滙舊案而復聲明照湖北赦太局新  
例更正將錯擬職名請免開送查金俸滙係毆  
殺之案則幫縛者卽與共毆無異自不得不以  
爲從論若羅韜先係一人起意臨時故殺則幫  
縛者難與知情同科自不得仍以爲從論情理

判然無難立辨並非別遵新例前後辦理兩岐  
也應將本應擬徒錯擬斬決職名與此次覆審  
羅韜先錯擬杖罪職名一併議處等因乾隆四  
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題十二月初二日奉

旨依議欽此

奉天司

一起爲訪聞事會看得愍起明保被五達力逼勒  
幫同活埋五達力之子青連保身死一案據

盛京工部侍郎暫署刑部侍郎事務德福等疏稱  
緣已死青連保係愍起之胞兄明保之總麻服  
姪青連保素性飲酒不服管束因與父母爭奪  
高糧曾將父母推跌二次族長明保同五達力  
將青連保痛責息事至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初  
三日早青連保之妻趙氏因夜間失去伊女大

妞向伊翁五達力告知五達力令青連保我尋  
青連保卽以你不用管之言回答五達力氣忿  
拾棍毆打被青連保推倒而逸五達力起意將  
青連保活埋自刨土坑約深二尺餘五達力于  
十五日令慙起往歪子地方看望姑母五達力  
買酒二提給青連保過節嗣明保走至五達力  
將欲處死伊子向告明保勸解不聽隨跟五達  
九進房見青連保已醉五達力卽令同走青連  
保跨過河溝五達力乘勢推仆倒地取出麻繩

纏縛右胳膊青連保卽行混罵明保氣忿擰轉  
青連保左胳膊遞與五達力纏縛五達力將兩  
手一總倒背綁上五達力始告知已創成土坑  
必要活埋明保苦勸不允五達力卽將青連保  
拉仆倒地騎壓身上復用麻繩將兩脚纏捆因  
一人力不能制欲令明保幫擡下坑適愍起經  
過跪哭求饒五達力用掀把亂毆聲言亦要愍  
起之命愍起畏懼始將青連保兩腿抱起五達  
力將青連保兩肩抱起一翻仰落坑內五達力

拾掇填土喝令慙起填土慙起始拾掇填埋五  
達力見青連保不動奪過木掀填掩明保見土  
未平亦用掀將土填平研審不諱將慙起擬斬  
立決明保擬流五達力擬杖等因具

題前來查已死青連保從前兩次推跌父母茲因  
遺失伊女伊父五達力令其尋我不允被父毆  
責青連保又推跌伊父倒地本屬罪犯應死之  
人五達力起意活埋慙起跪求不允暫同擡埋  
實係迫于父命勉從下手與無故逞兇干犯者

不同但服制攸關未便輕縱愆起應如該侍郎  
等所題合依弟毆胞兄死者斬律擬斬立決該  
侍郎等疏稱明保照謀殺卑幼爲從加功之例  
長各按服制依爲首之罪減一等例擬杖一百  
流三千旦係不食錢糧旗人予以實流五達力  
照子孫違犯教令父母非理毆殺律擬杖一百  
在逃之大姐緝獲另結等語查青連保從前兩  
次推跌父母今復推跌伊父倒地係屬罪犯應  
死明保聽從五達力幫同活埋實與擅殺罪人



其餘人無異明保不應如該侍郎等所擬杖流  
應改依擅殺罪人之餘人律擬杖一百餘應如  
該侍郎等所題完結等因乾隆四十七年五月  
十六日題二十一日奉

旨九卿議奏欽此欽遵於本日抄出到部該臣等會  
同九卿會議得青連保前因與父母奪拿高糧  
曾將父母推跌二次嗣因遺失伊女經伊父五  
達力令其尋我青連保復出言頂撞五達力拾  
棍毆打破青連保力推倒地五達力氣忿起意

將青連保活埋慮及次子慙起在家聲張遣令  
外出探親隨沽酒給青連保飲醉令其同走青  
連保將跨過河溝五達力乘勢推跌青連保倒  
地用繩綁縛適慙起回歸經過跪哭求饒五達  
力喝令幫擡慙起不允五達力用掀把亂毆聲  
言亦要慙起之命慙起畏打始將青連保幫同  
擡埋青連保屢次推跌父母本屬罪犯應死之  
人慙起求饒不允被逼幫同擡埋核其情節實  
係迫于父命勉從下手與自行逞兇干犯尊長

者有間憇起似應量予未減改爲擬斬監候秋  
後處決等因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題二

十二日奉

旨憇起改爲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